

★白金★
★典藏版★
New★

世界经典 推理小说

迷雾重重的离奇事件·令人叹服的推理智慧

险象环生、惊心动魄、谜团迭起、规模宏大的故事场面，一浪高过一浪的悬念情节，令人在紧张的悬疑气氛中，随着情节变化起伏而荡气回肠。

宋佳芹◎编著

The World's Classic
Mystery
Novels

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

世界经典推理小说

迷雾重重的离奇事件·令人叹服的推理智慧

推理小说，因其篇幅短小、结构精巧、节奏感强等特点，一直受到广大读者的追捧。阿瑟·柯南道尔、阿加莎·克里斯蒂、横沟正史、森村诚等一批世界级的推理大师，以其天才的情节构思、诡谲的氛围营造、缜密的逻辑推理，深厚的人文底蕴，创作了大量经典之作。这些经典作品，不仅使推理小说步入文学殿堂，丰富了世界文学宝库，而且还影响了众多热爱侦探题材的读者，给人们以精神上的享受和智慧上的启迪。

本书精选了世界当代著名的短篇推理小说，读者从中可以一览世界短篇推理小说的全貌。篇篇跌宕起伏、引人入胜，离奇的事件发展方向，滴水不漏的精彩推理，精妙绝伦的结构布局，让读者大饱眼福，叹为观止。

ISBN 978-7-5385-8801-9



9 787538 588019 >


定价：78.00元

世界经典 推理小说

迷雾重重的离奇事件·令人叹服的推理智慧

宋佳芹◎编著



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·长春·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世界经典推理小说/宋佳芹编著. —长春: 北方
妇女儿童出版社, 2014. 11

ISBN978-7-5385-8801-9

I. ①世… II. ①宋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小说集—世界 IV. ①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64984 号

世界经典推理小说

SHIJIE JINGDIAN TUILI XIAOSHUO

出版人 刘刚
策 划 师晓晖
编 著 宋佳芹
责任编辑 王天明
开 本 787mm×1125mm 1/10
印 张 60.8
字 数 700千字
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
印 次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

出 版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发 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
邮 编: 130021
电 话 总编办: 0431-85644803
发行科: 0431-85640624

定 价 78.00元

前 言

从美国著名作家爱德华·爱伦·坡发表《莫格街凶杀案》至今，推理小说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，不同风格、不同样式的作品不断问世，有长篇巨制，也有短小精悍的万字佳作。可以说，爱伦·坡奠定了侦探推理小说的写作模式；柯南道尔完善了侦探推理小说，使其达到顶峰；而英国作家理查德·奥斯丁·弗里曼则以其坚定的科学探案精神，成为现代派推理小说的先驱；日本的推理小说，相对西方来说虽然它起步较晚，但写作技巧惊人，涌现出许多名震世界的大作家。所有这些长足的发展，都使推理小说从消遣、娱乐的普遍定义，转型为具有反映社会生活、反映时代特征功能的写作方式，是智慧的象征，时代愿望的体现，更是时代思想的表达。

作为推理小说的主体样式，短篇推理小说在推理小说中最具优势。因其篇幅短小、结构精巧、节奏感强等特点，一直受到广大读者的追捧。而且这样的模式更适于解构解谜，也适合猜谜者的思维长度。阿瑟·柯南道尔、阿加莎·克里斯蒂、横沟正史、森村诚一等一批世界级的推理大师们，以其天才的情节构思、诡谲的氛围营造、缜密的逻辑推理，凭借深厚的人文底蕴，写下了无数家喻户晓的名篇佳作，塑造了众多深入人心的人物形象。这些经历了时间考验的经典作品，不仅使推理小说步入了世界文学的高雅殿堂，丰富了世界文学宝库，感染了成千上万的人们，而且还影响了许多有志于侦探事业的读者，给人们以精神上的享受和智慧上的启迪。

一个人在其一生中，阅读一些情节跌宕、引人入胜、兼具文学性和思想性的推理小说，不仅可以收获新鲜离奇、快意迭起的阅读感受，领略其迷人的艺术魅力和丰富的思想内涵，而其中的天才构思与推理的创意手法，更开启了一段颠覆性的思维开掘与探险历程，十分有利于磨练敏锐的洞察力，提高思考力和判断力，从而使读者受益一生。

然而人生匆匆，一个人要在短暂的一生中，穷经皓首式地遍阅推理大师们的所有作品，既不现实，也不经济。为了让广大读者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、有效地了解世界推理小说，获得最佳的阅读效果，编者精心编撰了这本《世界经典推理小说》。书中精选世界当代著名的短篇推理小说 55 篇，从不同风格的作品中，读者可以一览世界短篇推理小说的全貌。这些作品分为“不可思议的密室犯罪”、“解破密码诡计，寻找真相”、“洞察幽微、智缉真凶”、“令人叹服的推理智慧”、“人性的盲点巧妙利用”五个部分。每一篇都演绎着跌宕起伏、引人入胜的故事：离奇事件的发展方向，将让你瞠目结舌；滴水不漏的精彩推理，将让你欲罢不能；精妙绝伦的结构布局，将让你叹为观止……在这些动人的故事里作家不仅把侦探描写得有血有肉、令人惊叹，其塑造的罪犯往往也各具个性。他们对破案过程细节的描述与挖掘，无论于案件的本身，还是

周边环境、事件氛围，都能使读者产生身临其境的感受。书中呈现的精彩的故事、鲜明的人物形象、别具特色的叙述手法，无不展示出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绚丽多彩的艺术魅力，将带给你独特而又充满快感的阅读感受。这些作品不仅提供了可资参考、学习、研究世界推理小说的范本，也将使你经历前所未有的阅读体验。

这是一部集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、令人瞠目的诡计、超越常规的阴谋与谋杀、无懈可击的推理论证为一体的精心雕琢的作品集。其中的险象环生、惊心动魄、谜团迭起，宏大的故事场面，一浪高过一浪的悬念，令人在紧张的悬疑气氛中，随着情节变化起伏而荡气回肠。故事所呈现的步步凶险、步步陷阱、步步推论、步步为营，更会让你不知不觉沉迷其中，在纷乱的迷宫里探索智慧灵感的出路，体验真相水落石出的快感。尤其令人称绝的是字里行间始终流淌着令人震撼和沸腾的魔力，甚至残忍的激情，将带给你以无限激荡与震撼。

当你翻开这本书，你将开始一段奇异的旅程，这里有迷雾重重的离奇事件，这里有天衣无缝的杀人阴谋，这里有无法规避的人性盲点，这里有令人叹服的推理智慧……你将和最著名的推理大师一起，面对一个个无法预知的世界，经历一个个扑朔迷离的事件。

推理小说魅力无限，只要拿起来，就永远放不下。

目 录

不可思议的密室犯罪	(1)
斑点带子案/阿瑟·柯南道尔	(1)
梦/阿加莎·克里斯蒂	(8)
杜姆多夫事件/梅尔维尔·戴卫森·波斯特	(22)
逃出十三号牢房/雅克·福翠尔	(29)
密室里的行者/罗纳德·诺克斯	(47)
来自另一个世界/克雷顿·劳森	(53)
游轮上的谋杀案/爱德华·D. 霍克	(70)
怪异的密室杀人案/爱德华·D. 霍克	(78)
绝处逢生/J. A. 康耐斯	(89)
谋杀发生在早上/海伦·塔克	(97)
紫色的线/约翰·罗德	(111)
杀手俱乐部/尼古拉斯·布莱克	(116)
打错的电话/折原一	(121)
破解密码诡计,寻找真相	(134)
跳舞的人/阿瑟·柯南道尔	(134)
美国首都凶杀案/帕特里夏·麦吉尔	(147)
凶杀案! 有没有? /费尔·戴维斯	(152)
死前留谜/南茜·夏赫特尔	(161)
外交部泄密案/布莱顿·奥斯汀	(169)
神秘的五角银币/横沟正史	(180)
红黄相间的画笔/陈舜臣	(188)
洞察幽微,智缉真凶	(199)
疯狂的茶会/埃勒里·奎因	(199)
阿里巴巴的洞穴/陶乐赛·赛耶斯	(211)
紫苑奇案/赫尔伯特·富特纳	(224)
事不过三/玛杰里·阿林厄姆	(233)
都柏林神探/克拉克·霍华德	(238)
隐私知道得过多的人/石泽英太郎	(252)
爆 炸/东野圭吾	(268)

箱 子/日下金介	(288)
发错的传真/大谷羊太郎	(302)
杀死天使/威廉·班吉尔	(315)
杀死的是谁? /迈克尔·柯林斯	(337)
在出神中死亡/克莱顿·麦修斯	(345)
令人叹服的推理智慧	(352)
狗的启示/切斯特顿	(352)
开往明天的有轨电车/爱德华·豪奇	(364)
愚人之毒/小酒井不木	(375)
心理测验/江户川乱步	(383)
大海的请帖/笹泽左保	(394)
走投无路的医生/哈罗德·玛绪尔	(406)
老案翻新/弗莱彻·芙洛拉	(416)
金衫女郎/约纳丹·克莱格	(430)
古怪的脸/森村诚一	(445)
死者的暗示/都筑道夫	(458)
人性的盲点巧妙利用	(470)
身份案/阿瑟·柯南道尔	(470)
五个钟表/鲇川哲也	(480)
冒名顶替的代价/北川步实	(496)
失踪者/爱德华·D.霍克	(509)
摆渡人/保罗·毕晓普	(520)
法勃与驯鹿凶手/戈登·科特勒	(527)
奥吉厄斯牛圈/阿加莎·克里斯蒂	(534)
斜 眼/G. K. 切斯特顿	(544)
蜚人的马蜂/理查德·康奈尔	(550)
找不到的坟墓/亚瑟·坡吉斯	(559)
楼头人面/程小青	(562)
亚森·罗宾越狱/莫里斯·勒布朗	(574)
后 窗/威廉·艾里什	(586)

不可思议的密室犯罪

斑点带子案/阿瑟·柯南道尔

一天早上，我一觉醒来，发现夏洛克·福尔摩斯衣冠齐整，站在我的床边。通常，他爱睡懒觉，而现在才七点一刻，我诧异之余朝他眨巴了几下眼睛。

“对不起，华生，这么早就把你叫醒了，”福尔摩斯说，“但是，咱们的房东赫德森太太说来了一位年轻的女士，情绪相当激动，坚持非要见我不可。现在正在起居室里等候。如果年轻女士大清早就出来在伦敦东奔西颠的，把还在酣睡的人从床上吵醒，那必定是遇到极棘手的事了。这可能是一起有趣的案子，你愿意从一开始就参与吗？”

“亲爱的老兄，我说什么也不愿失掉这个机会。”我答道。我匆匆地穿上衣服，随同我的朋友来到起居室。一位女士端坐窗前，她身穿黑色衣服，蒙着厚厚的面纱。见我们进来，便站起身来。

“早上好，太太，”福尔摩斯愉快地说道，“我的名字是夏洛克·福尔摩斯。这位是我的朋友和副手华生大夫。在他面前你不必拘束，就像在我面前一样，有什么话尽管说。请在壁炉前坐坐——瞧你在发抖哩。”

“我不是因为冷才发抖，”那女士低声说道，不过还是坐到了离壁炉近些的地方，“我是因为担心，福尔摩斯先生，是出于恐惧。”

她说着，撩起了面纱。她脸色苍白、憔悴，露出惊惶不安的神色，目光酷似一头被追逐的动物。她看上去还年轻，但头发已花白。夏洛克·福尔摩斯迅速地从上到下打量了她一番，这一看心中全有了数了。

“你不必害怕，”他温和地说道，“有什么事我们很快就会处理好的。看得出来，你是今天早上坐火车来的。”

“你认识我？”她吃惊地问。

“不，”福尔摩斯说，“我注意到你左手的手套里有一张回程车票的后半截。你一定很早就动身了，而且乘坐过小型马车在多条乡村道路上行驶了一些时候才到达车站。”

那位女士怀着惊奇的目光凝视着我的朋友。

“没什么奥妙可言，亲爱的小姐，”他笑了笑说，“你外套的左臂上，有七处以上溅上了泥土。这些泥迹都是新沾上的。只有小型马车才会溅起这样的泥土，并且只有你坐在车夫近旁才会溅到泥。”

“被你说对了！”她说，“我是早上六点钟前离家的，六点二十分到达莱瑟黑德站，坐上开往伦敦的第一班火车。我听一位朋友，法林托什太太说起过你，她对我说，在她急难的时候你向她伸出援助之手。你能不能帮帮我？目前我拿不出钱酬劳你对我的

帮助，但在一个月之内，我就要结婚，那时就能支配我母亲在遗嘱中留给我的钱了。到时候我就能把钱付给你。”

“太太，我曾经为你的朋友尽过力，同样，我也乐于为你这个案子效劳，”福尔摩斯说，“至于钱，有意思的案子本身就是酬劳。所需要的费用呢，你可以在合适的时候，随意支付就是了。那么，现在请告诉我们你有什么难处。”

二

“我的名字叫海伦·斯托纳。”来客说，“我和我的继父住在一起。英国最古老的家族，斯托克·莫兰的罗伊洛特家族中，在世的只有他一个人了。你也许听说过我继父的家族吧？”

福尔摩斯点点头：“这个名字我很熟悉。”

“这个家族一度是英国最富有的家族之一，但是最近几代罗伊洛特家族中子嗣都生性懒惰，挥霍无度，酷爱赌博，大多数财产和土地都被他们输掉了。除了几亩土地和一座二百年老宅外，其他都已荡然无存。我的继父无法指望靠这点产业维持自己的生计，所以借到一笔钱，去学医。后来去印度，业务非常繁重。可是由于他性格暴躁，盛怒之下，他殴打一名仆人致死。这是一起极严重的丑闻，他被判了长期监禁。后来，他返回英国，变成一个性格乖张的人。”

“罗伊洛特医生在印度时遇见了我的母亲，娶了她。她原是斯托纳少将的年轻遗孀。我和我的姐姐朱莉娅是孪生姐妹，我母亲再婚的时候，我俩只有两岁。我们的母亲有一笔相当可观的财产——每年的收入至少有一千英镑。她立下遗嘱把全部财产交给罗伊洛特医生管理，但有一个附加条件，那就是在我们婚后，每年要拨给我们一定数目的钱。”

“八年前，我们回英国不久，我们的母亲在一次火车事故中丧生。此后，罗伊洛特医生带我们一起到斯托克·莫兰他家族的庄园生活。我母亲遗留的钱足够我们在那里过上舒舒服服的生活。但是，我们的继父不与镇里的人交朋友，而是把自己关在房子里，深居简出。每当他外出，总会与遇到的人发生严重的争吵。人们一见到他，无不避而远之！与他接近的只是那帮到处流浪的吉卜赛人，他们就在他作为家产的土地上扎营。他大部分时间都与从印度运来的动物厮混。他让一只印度猎豹和一只狒狒自由自在地跑来跑去，使得村里的人更加害怕了。”

“我和姐姐朱莉娅没有朋友。说起来哪个愿意来我们家做客呢？几乎没有仆人敢来我们家干活。所以一切家务活都是我们自己来做。我姐姐死的时候，才三十岁，可是她早已两鬓斑白，和我现在一样满头白发了。”

“你姐姐已经死了？”福尔摩斯问。

“是的，”斯托纳小姐说，“她是两年前死的。我来这里，福尔摩斯先生，因为我害怕我也会碰到同样的遭遇！”

“请接着说下去。”福尔摩斯道。

“我和朱莉娅唯一的乐趣就是我们被准许去霍洛拉·韦斯法尔小姐家做客。她是我母亲的姐妹。两年前，朱莉娅在圣诞节到她家去，在那里认识了一位年轻的海军士兵，并和他订了婚约。我继父对这桩婚事，毫无异议。但是，在预定举行婚礼之前两周的时候，可怕的事情发生了，夺走了我亲爱的姐姐一命。”

福尔摩斯的身子一直靠在椅背上，闭着眼睛。听到这里，他半睁开眼，看了斯托纳小姐一眼。“请再说得详细些。”他说。

“我俩就住在那座老宅子的厢房里。其他的房间都关闭了，因为我们不需要。起居室都在宅子的中间部位。卧室全都在一层的厢房里。第一间是罗伊洛特医生的卧室，第二间是朱莉娅的，第三间是我的——三个房间连成一排。这些房间没有相通的门，而房门都是通向一条共用的过道。三个房间的窗子都朝向草坪。你听明白了吗？”

“非常明白。”福尔摩斯答道。

“发生不幸的那个晚上，罗伊洛特医生早早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，不过我们知道他并没有就寝，因为我姐姐能闻到从他烟斗冒出来浓烈的印度雪茄烟味。雪茄烟味害得我姐姐好不难受。因此，她来到我的房间里逗留了一些时间，和我谈起有关她婚礼的一些打算。到了十一点钟，她起身回自己的房间，但是走到门口时停了下来。

“‘告诉我，海伦，’她说，‘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你听到过有人吹口哨没有？’

“‘从来没有，’我说，‘为什么问这个？’

“‘前几天深夜，清晨三点钟左右，我就听到过轻轻的口哨声。我被惊醒。我说不出那声音是哪儿来的。’

“‘我没听到过，’我说，‘一定是草场上那些吉卜赛人吹的口哨声。’

“‘我也这样想。’她说，‘好啦，反正小事一桩。晚安。’她对我笑笑，接着把我的房门关上。不一会儿，我就听到她的钥匙在门锁里转动的声音。”

“钥匙？”福尔摩斯说，“你和姐姐是不是通常都锁门的？”

“总是这样！有猎豹和狒狒，要是晚上不锁上门我们总觉得不安全。”

“是这么回事。请接着说。”

“我睡不着。那天晚上，外面刮着呼呼的风，雨点噼噼啪啪打在窗子上。我始终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。突然，传来一声女人狂呼惊叫，是我姐姐的声音！我冲到过道。就在这时候，我听到一声轻轻的口哨声。稍停，又听到啾啾一声，仿佛是一块金属掉落的声音。我跑到朱莉娅的房门前时，听到我姐姐的门锁转动，房门打了开来。我姐姐出现在房门口，她的脸由于恐惧而变得苍白如纸，整个身体摇摇晃晃。我伸出双手抱住她，可是她跌倒在地，像是正在经受剧痛，身子翻滚扭动。我弯下身子，听到她发出凄厉的叫喊，‘唉，天哪！海伦！是条带子！花斑带子！’她手指向医生的房间，我奔过去，大声喊我的继父救命，半道上正碰上他朝我们这边奔过来。他赶到我姐姐身边时，我姐姐已经不省人事了。尽管他尽心抢救，她还是死了。”

“你敢肯定听到那口哨声和金属碰撞声吗？”福尔摩斯问。

“是的，”斯托纳小姐说，“我肯定。”

“你姐姐还穿着日常的衣服吗？”

“没有，她穿着睡衣。她的右手中有一根烧过的火柴棍，左手里有个火柴盒。”

“这说明她点过灯，并向周围看过，”福尔摩斯说，“这一点很重要。警察来调查过了吗？”

“来过。都彻底调查过了——特别是因为罗伊洛特医生的暴烈性格是出了名的。但是他们找不出任何明晰的死因。朱莉娅的房门是反锁着的，窗子由带有铁杠的百叶窗护着，每天晚上都关得严严的。烟囱也是闭上的。四面墙壁都没有发现漏洞，地板也一样。发生恐怖事件的时候，只有我姐姐一个人在房间里。她身上没有任何伤痕或别的暴力痕迹。”

“会不会是被人毒死的？”福尔摩斯问。

“几个医生为此做了检查，但查不出来。”

“那么，你认为她是怎么死的呢？”

“完全由于恐惧和精神上的紧张引起的，”斯托纳小姐说，“但是我想不出什么东西吓了她。”

“她提到‘花斑带子’，对此你有什么看法？”

“有时我觉得，那只不过是精神错乱时说的胡话。有时又觉得，可能指的是一帮人。譬如说指的是那帮吉卜赛人。一些吉卜赛人头上就戴着带点子的头巾。”

福尔摩斯摇摇头，像是这样的回答不能使他满意：“那是两年前的事，你为什么现在才来找我？”

“一个月前，一位认识多年的亲密朋友珀西·阿米塔奇向我求婚。我继父没有表示异议，于是我们商定在今年春天结婚。两天前，这所房子西边的厢房开始修缮，从我这一边开始。所以我只好搬到朱莉娅住过的房间去，昨天夜里，我躺在她睡过的床上，回想起她的遭遇。试想，在夜深人静时，我突然听到轻轻的口哨声，我当时被吓成什么样子！我跳了起来，点上灯，但是什么也没看到。我穿上了衣服，天一亮，悄悄溜了出来，跑到镇上，雇了一辆马车，送我上了火车，下车后又直奔你这儿来了。”

“你这样做很明智，”福尔摩斯说，“我们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了。假如我们今天到斯托克·莫兰去，我们是否能在你继父不知情的情况下，查看一下这些房间呢？”

“可以，他今天要进城来办事。”斯托纳小姐说，“他到傍晚才回家。”

“好极了！你可以在下午早些时候等我们。到时候你不会不方便吧？”

“不会！跟你一番谈话后，我的心情轻松多了。我盼望下午能再次见到你们。”她说罢把黑面纱拉下，蒙住面，走了。

三

“华生，你听了有什么想法？”我的朋友问。

“看来，这事还挺凶险哩。如果这位女士所说的情况属实，地板和墙壁没受到什么破坏，人从门、窗和烟囱里是钻不进去的，那么，她姐姐死去时，她无疑是一个人在屋里。”我答道。

“那哨声是怎么回事？那女人临死时说话又作何解释呢？”福尔摩斯说。

“我说不上。”

“答案就在这些细节上。所以我们才得去一趟斯托克·莫兰。我要亲眼看看那个地方。且慢！怎么回事？”福尔摩斯问。

说话间我们的门突然被人撞开了。一个彪形大汉堵在房门口。他那张脸被长年的阳光晒得皱纹纵横。他那尖细的鼻子和一双凶光毕露、深陷的眼睛，使他看起来活像一只凶残的老鹰。

“哪个是福尔摩斯？”彪形大汉问道。

“我就是，”我的朋友平心静气地答道，“你是哪位？”

“我是斯托克·莫兰的格里姆斯比·罗伊洛特医生。”彪形大汉说。

“果然是你，”福尔摩斯说，“请坐，罗伊洛特医生，请坐。”

“用不着！我的继女到你这里来过，她对你都说了些什么？”

“今年这个时候天气还这么冷。”福尔摩斯不动声色地说。

“她都对你说了些什么？”罗伊洛特医生嚷嚷道。

“不过，我听说番红花开得正旺。”福尔摩斯径自接着说，像是没有觉察到这家伙肝火正旺。

“你以为可以把我搪塞过去？”这人大吼起来，“我听说过你，福尔摩斯！你是个无

事生非、爱管闲事的家伙。”

福尔摩斯“咯咯”一笑。“你这话挺逗人的，医生。”他说，“你出去的时候请把门关上，因为有一股穿堂风正吹着哩。”

“我把话说完就走！我跟踪斯托纳小姐来到了这里。让我这就跟你把话挑明了：别管我们家的闲事。我可是一个不好惹的人。你瞧这个！”他向前走了几步，抓起钢拨火棍，用他那双大手把它折弯。“离我远点儿！”他说罢，扔下折弯的拨火棍，大踏步地走了出去。

“我的块头没有他大，”福尔摩斯哈哈一笑，说道，“但是假如他在这儿多待一会儿，我会让他看看，论手劲，我可以跟他比个高低。”他说着，拿起那根拨火棍，猛一使劲，就把它重新弄直了。

四

我们赶上一班下午早一点开往莱瑟黑德的火车。坐在车上，福尔摩斯告诉我说，上午剩下来的那段时间里，他找到了罗伊洛特太太的遗嘱。她死时有一千一百一十英镑的钱，但后来只有七百五十英镑了。她两个女儿出嫁时每人可以有权得到二百五十英镑。如果这两个女儿都嫁人，罗伊洛特大夫的收入便大为减少了。

到达斯托克·莫兰后，斯托纳小姐匆匆赶来迎接我们。

“我们已经有幸结识你的继父了。”福尔摩斯说。他把她走后发生的事告诉了她。不幸的斯托纳小姐听了，吓得脸色发白。

“天哪！”她喊了起来，“他回来后会怎么样对付我呢？”

“别担心，”福尔摩斯说，“我们不会让你受到任何伤害的。现在，我们得动手干起来了，让我来看看那些房间。”

这座古宅是石头砌的，房子中央部分高高耸起，两侧是弧形的厢房，像一对蟹钳向两边延伸。一侧的厢房窗框都已经破碎，钉着木板，房顶也有一半坍塌了。另一侧的厢房要好得多，窗口装着百叶窗，烟囱上冒着烟。一端的脚手架表明，那里正在装修，但是没见到工人的踪影。福尔摩斯在厢房前的草坪上来来去去，仔细地检查着窗子。

“这是你过去的卧室，”他指了指，问，“当中那间是你姐姐的房间，挨着主楼的那间是罗伊洛特医生的卧室吧？”

“说对了，”斯托纳小姐说，“不过现在我就睡在中间的那间。”

“明白了，”福尔摩斯说，“不过墙的那一头似乎完全没有必要非修不可吧。”

“我也认为没有必要，”她说，“我相信那只不过是找个借口，要我从我的房间里搬出去。”

“哦，”福尔摩斯说，“三个房间靠过道的那一面有窗子吗？”

“有，不过都非常窄小，人钻不进去。”

“既然你俩晚上都锁上自己的房门，无论如何没人能从那一边进得了你们的房间，”福尔摩斯说，“现在，请你到中间那一间房间里去，并且拉上百叶窗。”

她照他吩咐的做了。福尔摩斯费尽心机想打开百叶窗，就是打不开。他拿出放大镜，检查了合页。

“全都挺坚实的。”他说，“没有东西钻得进去。进房间看看去。”

斯托纳小姐现在用做卧房的那个房间——过去是她姐姐的那个房间——看来十分简陋。房间很小，低低的天花板，房里装着一个大壁炉，这样的壁炉在许多乡村的房

子里都能见到。房间的一角摆着一只五斗橱，另一角放置着一张窄窄的床，窗子的左侧是一只小桌子。此外，还有两把椅子，加上房子中间铺着的地毯，便是这个房间的全部陈设了。福尔摩斯搬了一把椅子坐了下来，默默地把房间上上下下看了个遍。

“铃在什么地方？”他指了指床边的一条粗铃索，铃索挨近床头，索上的流苏实际上就搭在枕头上。

“铃在管家的房里。是几年前装的。”

“是你姐姐要求装的吧？”

“不是，她从未动用过。”

“看来实在没有必要在那儿安装这么扎实的一根铃索。”福尔摩斯说，“对不起，”他说着，又拿出放大镜，趴下身子，十分仔细地检查地板和墙壁，不放过一寸地方。然后到了铃索前，目不转睛地打量了好一会儿。末了他抓过铃索，使劲一拉。

“这只是个摆设，”他说，“没有接上线——绳子刚好是系在小小的通气孔附近的钩子上。”

“多么荒唐！”斯托纳小姐说，“以前我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个。”

“多怪！”福尔摩斯说，“这房间里有几处十分奇怪的地方。首先，造房子的人为什么把通气孔开向隔壁房间的墙上，完全可以开在外墙上的？”

“这通气孔也是新近开的。是和铃索同时开的。”斯托纳小姐说。

“这些变动太有趣了，”福尔摩斯说，“没有铃的铃索，不通风的通气孔。现在到你继父的房间去看看那边的情况。”

罗伊洛特医生的房间比他继女的宽敞一些，但房间里的陈设也十分简朴。一张小床，一个木制小书架，满是书，床边是一把扶手椅，靠墙有一把寻常的木椅，一张圆桌和一只大的铁保险柜。福尔摩斯在房间里绕了一圈，全神贯注、兴致勃勃地逐一做了检查。

“里面是什么？”他敲敲保险柜问道。

“只是一些文书，”斯托纳小姐说，“里面的东西我见过一次，那是几年以前的事。”

“里边不会有猫吧？”福尔摩斯问她。

“多么奇怪的想法！”这位女士说，“不会的。我们不养猫。我们家只有一只印度猎豹和一只狒狒。”

“不是吗，印度猎豹也差不多算是一只大猫，”我的朋友说，“可是，我敢说能满足它的需要，地板上那一小碟牛奶怕不怎么够吧。”他仔细地检查了椅子，特别是椅子的面板。后来有样东西引起他注意——那是挂在床头上的一根小赶狗鞭子。鞭子是卷着的，而且一端盘成一个圈。

“这件事你怎么看，华生？”福尔摩斯问。

“一根普普通通的赶狗鞭子，”我说，“不过我不明白，为什么要打成结？”

“并不那么普通吧？而且也没有狗。啊，天哪！这真是罪恶的世界。斯托纳小姐，你得仔细听着，并且不折不扣按我说的办。”

“我一定照办。”她说。

“你继父回来时，你一定要假装头疼，把自己关在你姐姐的那个房间里。我们会待在外面监视。晚上你听到他进去睡觉时，就把百叶窗拉起，窗子别关上，在窗口点上灯，给我们发信号。你把自己锁在自己原来的那间房间里，夜里我和华生就待在你姐姐的房间里，调查那古怪的声响。”

“你已经知道我姐姐是怎么死的了？”她问。

“我想我心中有数了，不过我还需要证据，”福尔摩斯对她说，“你要勇敢些，按我的吩咐去做。会没事的。”

五

我和福尔摩斯待在离房子安全的一段距离内，监视着这座房子。“你刚才看到的東西一定比我看到的要多得多，福尔摩斯。”我们在守候的时候，我说。

“没有，你我看到的東西一样的多。不过我只是多推论出一些东西。”

“除了那根铃索，我没有看到其他更怪的东西。”

“你也看到那通气孔了吧？”福尔摩斯问。

“许多房子都有这种玩意儿。再说洞口是那么窄小，连个耗子也难钻过去。意义不大。”

“啊，意义大哩。”我的朋友说，“这全表现在时机的巧合上：打了一个通气孔，悬着一根索子，一位睡在索子附近的小姐的死。难道你就没有注意到那床是用螺钉固定在地板上的吗？即使那小姐想移动床，她也无能为力。那床离通气孔和铃索又那么近。”

“这可真是件怪事！”我承认道。

我俩继续监视着。大约到了十一点钟，我们看见灯光亮了起来。

“那是给我们的信号！”福尔摩斯说，“我们得悄悄行事，华生。严加注意，决不能松懈。事关我俩和那位小姐的生死！”

我们从窗子钻进了房间。福尔摩斯坐在床上，藤鞭放在身边，旁边放了一盒火柴和一个蜡烛台，我坐在椅子上，手边放着手枪。

过去了几个小时。我们既没点灯，也一声不吭——只是坐着，全神贯注，注意每一声响动。村里的钟敲了十二点、一点、两点、三点。三点刚过，我们听到那医生的房间里传来窸窣窸窣的声音，过了几分钟，我们听到了一种奇怪的声音，就像开水壶冒出来的轻轻的啾啾喷气声。福尔摩斯跳了起来，点上蜡烛，用他那根藤鞭猛烈地抽打那铃索！

“你看见了没有，华生？”他大声嚷着，“你看见了没有？”

我什么也没有看见。但是就在福尔摩斯举手挥鞭并大声嚷嚷时，我听到一声低低的口哨声。我朋友的脸变得死一样苍白，充满恐怖。他停止了抽打，眼睛注视着通气孔。突然传来我有生以来未听到过的最恐怖的尖叫声，撕破了夜的寂静。这叫声越来越响，后来渐渐变小，最后成了回声。

“完了，”我的朋友说，“咱们到医生的房间看看去。”

福尔摩斯点上灯，到了前厅。他敲了两次罗伊洛特卧室的房门，里面没有回音，他转动门把手，我俩走了进去。

闪烁着的烛光下，我们看见一幅可怕的景象。保险柜门开着。旁边坐着格里姆斯比·罗伊洛特医生，他身上披着一件长长的睡衣，两脚套着拖鞋，膝盖上横搭着我们早些时候看到的那条怪异的鞭子。他后仰着头，他的一双眼睛恐怖地、僵直地盯着。他的额头上绕着一条异乎寻常、带有淡褐色斑点的黄带子。

“带子！花斑带子！”福尔摩斯低声说，“花斑带子！”

就在这时候，那条带子蠕动起来，扭曲着，一看原来是条硕大的毒蛇。

“往后站！”福尔摩斯大声喊道，“这是一条沼泽地蝰蛇！印度最毒的毒蛇。人被咬后几秒钟内就会死去！”说话间，他取过赶狗鞭子，甩过去，用活结套住那条蝰蛇的

头，一下扔到铁保险柜里，“砰”的一声关上柜门。这一声听来就像是斯托纳小姐此前描述过的金属落地的声音。“咱们这就把斯托纳小姐安排到安全的地方，”福尔摩斯说，“然后报警。”

六

我们送那丧魂失魄的年轻女子去了她姨妈家。警察调查了案子，得出结论：罗伊洛特医生是在玩危险的宠物时致死的。福尔摩斯另有见解，但什么也没说。在回伦敦的火车上，他对我道出了全部实情。

“我几乎犯了大错，”他说，“这说明：收集充分的材料是何等重要！斯托纳小姐所提到的吉卜赛人、印度猎豹和狒狒几乎让我误入歧途。我早就知道有个通气孔，因为斯托纳小姐提到过她姐姐闻到那医生烟斗冒出的烟味。但是直到见了房间，见到房内的铃索、通气孔和那张被螺钉固定的床，我才明白通气孔真正的作用。这时候我就想到了蛇。蛇可以钻过通气孔，沿着绳索下来。当然，不能保证蛇第一次就会咬到那小姐。所以医生就训练蛇一听到口哨声就回来，然后赏它一碟牛奶。他试了好几次，终于咬了她。他也图谋日后加害海伦小姐。法医没有注意到朱莉娅小姐身上细小的咬痕——那是很容易被忽略的。

“我检查了罗伊洛特医生的房间后发现更多的线索。对他的椅子的检查表明，椅子紧靠通气孔，我便了解到他常站在椅子上。发现那条赶狗鞭和那一碟牛奶更使我确信有蛇。斯托纳小姐听到了金属啞啞声，我意识到，那是他继父把那条危险的宠物关进保险柜时发出的。今晚，我听到这畜生发出的咝咝声，我相信你一定也听到了，我知道，蛇来了。我马上点上蜡烛，并抽打它。打得蛇立刻沿着绳索爬回去。”

“是通过通气孔回去的。”我说。

“不错，”我的朋友说，“无疑，我这一阵鞭打过去把毒蛇激怒了，返回去扑向它的主人。这样，我无疑得对格里姆斯比·罗伊洛特医生的死间接地负责——不过，我是不大会为此而受良心谴责的。斯托纳小姐已安全无事，最终有机会追求自己的幸福了！”

梦^①/阿加莎·克里斯蒂

埃居尔·波瓦洛沉着地冲那所房子打量了一眼。接着他的目光移向它周围的景物——几家店铺，对面的工厂大楼，一幢幢廉价的公寓楼房。

然后他又回头看了一下“北路府邸”，这是一栋宽敞而安逸的老宅子，当年四周都有绿油油的田野环绕着，气派优雅而傲慢。现在它只是一所不合潮流的遗物，淹没在繁华时髦的伦敦市内，且已被人遗忘了。

没有几个人能说出这所府邸属于谁，尽管房主的名字会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富翁之一。但是金钱既能使名声显赫，也能使名声隐没起来。性情古怪的百万富翁班尼迪克特·法利决定不把自己所挑选的居住地公诸于众。他本人很少露面，偶尔出席一下董事会议，他那消瘦的身材，鹰钩鼻子和刺耳的尖嗓音轻而易举地镇住了到会的其他董事们。除此之外，他只是一位有名的传奇式人物。

^① 本篇标题原文为《Dream》，发表于1936年。

人们谈论他那种古怪的吝啬啦，他那种难以置信的慷慨啦，他那件出名的布头拼的、足足穿了 28 年的晨衣啦，他那份从不更换的白菜汤和黑鱼子酱的食谱啦，他对猫的憎恨啦，这一切都是人所共知，无人不晓的。

这些事埃居尔·波瓦洛也都听说过。他对自己要拜访的那个人就知道这些，自己外衣口袋里装着的那封信也没告诉他更多的情况。

他一边按门铃，一边看一眼手腕上戴的式样好看的新手表，这终于取代了他过去多年使用的那块大挂表。嗯，正好 9 点半。

等了适当的一段时间，大门打开了。一个十分典型的听差站在门口，身后是亮着灯光的大厅。

“班尼迪克特·法利先生在家吗？”埃居尔·波瓦洛问道。

那个仆人用既不触犯人而又有效的目光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一番。

Engrosetendetail^①，埃居尔·波瓦洛心里赞赏地想道。

“您预先约好了吗，先生？”那人用和蔼的声调问道。

“约好了。”

“您贵姓，先生？”

“埃居尔·波瓦洛。”

听差鞠了一躬，退后几步。但是那双灵巧的手接过来客的帽子和手杖之前，还有一道手续要执行。

“请原谅，先生，我得向您要一封信。”

波瓦洛从口袋里谨慎地掏出那封折着的信，把它交给听差。后者只把信扫了一眼，又鞠一躬，把信退还。那封信的内容十分简单。

北路府邸，星期三，八点

致埃居尔·波瓦洛先生

敬爱的先生：班尼迪克特·法利先生有事要向您请教。如您有空，他希望您明晚星期四九点半钟能到上述地址来一趟。秘书 雨果·康沃赛谨启

附：来时务请携带此信。

“请跟我先到楼上康沃赛先生房中去一下。”听差说罢，就在前面领路，踏上宽阔的楼梯。波瓦洛跟在他身后，一面观赏着那些花里胡哨的艺术品。他对艺术的鉴赏总带有一种资产阶级趣味。

来到楼上，听差在一扇门上敲了一下。

埃居尔·波瓦洛稍微扬了扬眉毛。这是第一个不和谐的杂音，因为上等听差进屋时从不敲门。然而，毫无疑问，这还是个一流的听差。

里面有个声音喊了句什么，听差就把门推开。他通报一声——波瓦洛又感到这是一种异乎寻常的做法：“老爷，您等待的那位先生到了。”

这是一间相当大的房间，布置得像工作室一样简单。几个档案柜，一些参考书，几把安乐椅和一张很大的写字台，上面整整齐齐地放满附有标签的公文。房内只有一把安乐椅，旁边的小桌子上亮着一盏绿灯罩的台灯。这盏灯摆的位置正好整个照着从门口走进来的人。埃居尔·波瓦洛眨了眨眼，意识到那个灯泡至少有 150 瓦。扶手椅上坐着一个穿着一件布头拼的晨袍的消瘦的人——班尼迪克特·法利。他的脑袋以一种独特的姿态向前探着，鹰钩鼻子像马鼻子那样凸出来。他的脑门上耸起一络像鸚鵡

^① 法语：既概括又仔细。